

新本
話劇專刊

第二輯



新本

話劇專刊

第二輯

劇本月刊社編輯

“劇本”話劇專刊

第二輯

劇本月刊社編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50)

開本31"×43" 1/26 印張8 $\frac{5}{8}$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3000

定價(6)0.78元

目 錄

如兄如弟.....	苏一萍(一)
前進再前進.....	胡 零(奎)
丰盛的秋天.....	远南枝(一五)
編後記.....	(一〇九)

如兄如弟

蘇一萍

人物：

雷万鈞——分區司令員兼專員，三十七、八歲，工作積極負責，忠心熱情。但有急躁情緒和經驗主義大漢族主義的思想。

陳沛霖——分區司令部政委兼地委書記，三十七、八歲，積極、負責、虛心、熱情，工作中肯用思想。

馬力——分區副司令員，三十四、五歲，有才能的回民老幹部。

何吉山——分區參謀長，三十四、五歲，知識分子，雷的老部下，慣於服從。

左漢傑——二十四、五歲，完小校長，有濃厚的大漢族主義思想。

王區書——三十七、八歲，由軍隊轉回鄉村的工農幹部。

趙霞——女，司令部機要秘書，二十二、三歲。

馬尔沙——回民佃戶，三十二、三歲，勤勞、性直，不多說話。

沙娃——二十五、六歲，馬尔沙的媳婦。

老阿奶——馬尔沙的母親，五十五、六歲。

尕柳靈——慣匪，三十四、五歲。

玉素甫——七十八歲，佃戶老漢，為人公道。

馬六十三——三十七、八歲，玉素甫的兒子，佃農，又有打鉄的本領。

阿不都——貧農，三十七、八歲。

法土買——阿不都的媳婦，二十七歲。

漢民甲——中農，三十五、六歲。

張漢三——漢民，木匠，共產黨員，忠厚老實。三十一歲。

馬东生——副專員，回民民主人士，八十歲，門宦老

人。

刘医生——二十五、六歲，医療隊医生。

漢三媽——五十歲上下。

韓虎——大惡霸地主，馬步芳殘餘，四十七、八歲，
為人陰險狡詐。

牛万象——漢民，馬步芳副官，美蔣反革命特務，四

十歲上下。

白師爺——韓虎走狗，五十二、三歲。

眾師父——大刀隊小首領。

回民羣衆——甲、乙、丙、丁、戊。

漢民羣衆——甲、乙（趙老三）、丙、丁、戊。

警衛員——一、二人。

第一場

時間：一九四九年九月。

地點：禹州紅水河畔。

佈景：台右是一所舊水磨，台左是一棵古柳。柳樹下，永定橋跨過紅水河伸入幕內。遠處望去，是層巒疊障的太子山，紅水河自山谷間流出，銀光閃閃，宛如一條白色的帶子把綠葱蔥的原野分作兩半。河東有關帝廟，玻璃耀眼，光彩奪目；河西有清真寺，亭樹矗立，金

光閃閃。近水磨處，一排鑽天的白楊樹後面，便是韓虎的後花園，幕內有便門，可以出入。

開幕前，一片焦急動蕩的情景，幕後歌聲哭訴着回漢人民的痛苦，詛咒着蔣馬匪幫的罪惡。歌聲：

「紅水河滾滾向東流，

楊柳滿川綠油油；

兩岸都是水滿地，

年年季季好丰收。

渠是咱們開，

地是咱們種，

為什麼咱們總是個窮，

為了什麼？

不是咱們不愛勞動。

為了什麼？為了什麼？！

流血流汗，

却好過了那馬步芳和馬步青！！」

幕啓：我解放大軍已迫洮河，馬匪急急逃命。砲聲隆隆由

遠而近，禹州部分回民因不了解我軍政策，紛紛逃走。

幕後效果：汽車聲、犬吠聲、馬蹄聲、人聲嘈雜，亂成一

團。有一个人在高聲喊叫着从桥上跑过。

〔聲：「快跑呀！漢人的軍隊快來了！有草的把

草垛子點了，帶不走的糧食都埋掉！哎……快跑呀！……」（聲音漸遠）

老阿奶：（從磨房裏出來，到處張望）沙娃！你快出來！

〔沙娃自磨房出。〕

〔回民羣衆扶老携幼，紛紛上場。〕

回丁：（對妻）快走，快走！

丁妻：緊催緊催，催的我連門都沒鎖上。

回丁：人都走了，還要門幹什麼？

丁妻：不行，我還沒有拿鍋呢。（急向回走）

回丁：（嚴厲地）算了！

〔在左側公路上傳來一陣人聲，馬蹄聲與汽車急促的喇叭聲，亂成一片。衆人一怔之間，回甲克里木從橋上跑過來。〕

回甲：不好了，不好了！

回衆：什麼事？（擁向回甲）

回甲：都說世道要變了，漢人的軍隊快要打來了，禹州城裏的人帶着家小一溜一串的都往藏區裏跑呢。

回衆：誰的家小？

回甲：還不是大人們的大太太，大小姐，尕太太，尕小姐。

〔阿不都上。〕

阿不都：老阿奶，你還不走，馬爾沙呢？

沙娃：上老山打圍去了。

老阿奶：已經有兩天了；現在還沒有回來，真急死人啊。

法土買：世道這麼亂，還上老山幹什麼呢？

老阿奶：哎——好娃呢，欠尖鼻子大人的租子，不打獵就

沒辦法呀。

沙娃：打到打不到，也該回家來看看呀。

〔公路上又是一陣喊聲，汽車喇叭聲。〕

阿不都：有一個人向咱這兒跑來了。

回甲：你們看，那不是尕柳壺嗎？

阿不都：是尕柳壺！

〔尕柳壺穿蔣匪軍衣，歪戴帽子，斜揸一條步槍，手裏提着兩隻雞，腰裏拴着一個紅布包袱。〕

尕柳壺：（嘴裏吼叫着）「……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啊，阿不都，你們還沒跑？

尕柳壺：你回來了？

尕柳壺：回來了。

回甲：噯，尕柳壺，你弄回來一枝槍。（摸槍）

尕柳壺：我們隊伍被打散了，我們一人弄回一枝槍來。

（拉槍栓給回甲看）

老阿奶：尕柳壺，情形怎麼樣？

尕柳壺：糟了！共產黨已經打過洮河了，韓軍長沒有頂住，垮下來了。

众：垮下來了？！

朶柳壺：快收拾跑吧，解放軍勢力可是不小呀！

〔玉素甫上。〕

玉素甫：啊，朶柳壺，你回來了？（急走向朶）

朶柳壺：回來了。老阿爸。

玉素甫：你見我家六十三沒有？（就心的等着回答）

朶柳壺：沒有！（玉素甫一怔）你家六十三開到固關峽去了。

阿不都：你也收拾一下，老阿爸！上山躲躲吧！

玉素甫：哎，這世道，走又有什麼用呢？我家六十三叫馬

步芳拉了壯丁，現在還不知道是吉是凶。

阿不都：老阿爸，心想開些，六十三會回來的。

玉素甫：沒有六十三，我活着有啥心情呢！

阿不都：老阿爸，還是先上山躲一躲，免得……

玉素甫：免得怎麼樣！反正誰來了也是一樣得完糧繳馬！

〔馬爾沙遠遠喊邊上。〕

馬爾沙：（內聲）阿不都……！

阿不都：老阿媽，馬爾沙回來了。（向內喊）……馬爾

沙……！

馬爾沙：（跑上）這是怎麼啦，出了什麼事了！

老阿媽：你還知道有個家？到這晚才回來。

馬爾沙：近處打不到，我上老山去了。

老阿媽：你就不知道風聲不對，解放軍快來了。

馬爾沙：誰來了？還能不要老百姓！

老阿媽：已經過洮河了，你還嘴硬！

朶柳壺：爾沙，這是你打的狐子？

馬爾沙：是啊，碰見了三隻，我就打了三隻。只要叔子一叔，牠就跑不了。

朶柳壺：（示鷄）我也打了兩隻。只要我一進院子，牠就跑不了。

〔聲：「噢……鄉親們！」〕

阿不都：那是誰？

回甲：像是東橋莊的漢人。

朶柳壺：漢人？叫我揍他一槍。

玉素甫：（攔住朶）朶柳壺你瘋了！

〔張漢三、左漢傑、漢甲上。〕

張漢三：馬爾沙、阿不都，怎麼你們要走？

馬爾沙：是啊！

阿不都：你們村上沒有人走嗎？

漢甲：解放軍是漢人，我們為啥走呢！

回甲：嗨！漢人的軍隊來了，太陽輪上晒你們了，你們吃開啦。

漢甲：這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麼。

馬爾沙：漢三呀，可不能忘記咱們兄弟的交情呀！

張漢三：尔沙兄弟，东西桥莊，回漢跟一家人一样；我不要緊，你們就都不要緊。听说解放軍就是当年的紅軍，对回漢人民都不难为。

玉素甫：紅軍！紅軍我是見过的，民國二十四年从草地边上过，他們对回漢就是不难为！

漢甲：对漢人不难为，对回民就很难說了。

尕柳壺：哼！你多神气！

左漢傑：（向回众指漢甲）他这人不会說話，你們不必見怪，解放軍來了，你們家小要是害怕，都搬老哥家裏去，（拍胸）老哥給你們保鏢。

尕柳壺：哼！你保鏢？好大的口气！

漢甲：这世道赶到这兒了嗎。

張漢三：你这个人，真是——

〔尕師父由桥上走过来。〕

尕師父：嗨！你們的馬步芳都滾蛋了，你們还不跑？

回众：（反感地）我們的馬步芳？

尕柳壺：尕師父，你是个忌口人，說話嘴裏放乾淨點！

尕師父：尕柳壺，你不要神气，我們漢人軍隊來了，你知道不？（欲回身）

尕柳壺：（举起槍撲上去，被众攔住）尕師父你站住！

尕師父：站住怎麼樣，你还想來兩下是不是？（按住腰間的小刀子）

尕柳壺：好，走着瞧。

尕師父：好，我等着你。

〔張漢三推尕師父下。〕

尕柳壺：我看乾脆把这桥拆了，叫这狗日的再別過來了。

玉素甫：尕柳壺！把桥拆了，你不進城了？也不叫人家过

河來种地了？

尕柳壺：世道乱了，誰还進城，誰还种什麼地呢。

馬尔沙：人家东桥莊漢人，还要过河來种地呢。

尕柳壺：弄不成大家都弄不成！管他种地不种地的。

玉素甫：尕柳壺，你回去吧。

老阿奶：快回去看看吧。

〔众推尕柳壺下。〕

左漢傑：噢！你們的尖鼻子大人跑了沒有？

馬尔沙：我們的尖鼻子大人？！

阿不都：他是馬步芳的親信，他还能不跑？

玉素甫：他那麼多的地也捨不走，还会跑啊！

馬尔沙：我絕不跑，我盼着他先跑，他跑了我的租子就沒

有人來逼啦。

回甲：說不定他早就跑了。

漢甲：他敢不跑！

〔馬东生由古柳前走过来。〕

馬东生：他沒有跑，他上禹州打探消息去了。

〔众見馬东生，躬身行教門中尊敬的禮節。〕

众：阿爺，你好！

馬东生：大家好！

張漢三：阿爺你好！

馬东生：漢三也在這兒，聽說你們莊上的牛副官由青海回來了，是嗎？

众：他回來啦？他這時候回來幹什麼？

張漢三：是呀！

張漢三：聽說回來了，可是，我們莊上還沒有人見到他。

左漢傑：莊上的人都說他回來了，可就不知他住在哪兒。

馬东生：（環視众人）怎麼！你們現在就準備上山嗎？

阿不都：是啊！阿爺你說怎麼办呢？

馬东生：你看這兵荒馬亂的，就是跑到山上，荒山曠野，

深山老林，在哪裏住，哪兒吃呢？（自言自語）固然過去到禹州來的漢人軍隊都不好，可是這次要來的解放

軍，究竟是好是坏，咱們都沒有見過。

張漢三：老人家，聽說解放軍和過去來的漢人軍隊都不一樣。

馬东生：是啊。依我看，咱們还是不要上山，等他們來了看看再說吧。「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們總不能不要老百姓呀。

張漢三：對，阿爺說的對。

漢甲：那你們就不怕共產？

馬东生：共產，哈哈哈哈哈！（下）

众：怕共，我还想共人呢！

馬尔沙：怕共？我種幾斗地，打下糧食是人家的，只有一間破草房，坐在裏邊能看見天，把我的家當連本帶利全共了，就只有半条毡，一個爛羊皮襖，再就是肩上抗着一張嘴。

張漢三：對呀！你，打下的狐子，自己不能賣錢，一年忙到头，还是少吃沒穿，你怕什麼呢。

阿不都：是呀，我的家產除了這一排子外，家裏就只有一個土炕了！共產誰也不怕，只怕對我們回民……

〔公路上，一羣馬隊馳過，警鈴震耳。〕

沙娃：這是什麼？

阿不都：（急到橋頭瞭望）一羣馬隊！

众：（相顧失色）馬隊？

馬尔沙：看！像是尖鼻子大人由城裏回來了。

〔众欲逃散，一匹馬已到橋頭，白師爺氣勢兇兇地指着大家，張漢三、左漢傑等藏在回民身旁。〕

白師爺：誰也不要走，三大人有話說。（回身下場，去迎韓虎）

〔白師爺下後，回众急命張漢三、左漢傑、漢甲

自柳樹前跑下。

韓虎：（心事重重地步上橋，環視眾人一眼，慢慢走下橋來）我難過……我難過！（聲淚俱下）不知道世道

又要變成什麼樣子了！

白師爺：漢人的軍隊又殺來了！到時候回漢一家殺一家，
嚷！

〔眾一怔。〕

韓虎：聽說解放軍已經打到臨洮了，咱們回民都跑光了，漢民們放鞭炮去歡迎，真像一家人一樣。

阿不都：三大人……現在呢？

韓虎：現在前衛部隊已到禹州城南的豪地橋啦。

〔眾忙亂。〕

白師爺：他們要共產共妻，滅回滅教，乾翻青海，血染禹州。

韓虎：蘭州的清真寺都上了封，再不許咱們禮拜。現在八坊的有錢人都買槍買馬，沒錢的人也在準備小斧小刀呢。

阿不都：三大人！這……

韓虎：這都是我禹州聽人說的。

〔回乙高興的從橋上跑過來。〕

回乙：老阿爸！老阿爸！六十三回來了。

〔眾轉憂為喜，老阿爸高興的怔在那裏。六十三

穿一身破軍衣，肩上揹着一件新的棉衣，同回乙上場，他一見眾人，又難過又高興，急撲到玉素甫跟前。

六十三：阿爸……

玉素甫：（愛撫着孩子）六十三，你回來了？

六十三：回來了。是解放軍把我放回來的。

眾：解放軍？

馬爾沙：這一下就好了，阿爸正盼着你呢。

六十三：（向韓虎）三大人，你好啊？

韓虎：固關峽共產黨到了沒有？

六十三：到了，在那兒還打仗來着。

眾：打仗……

六十三：解放軍的砲彈像打雷一樣，把山嶽的只打顫顫，把我的耳朵都快震聾了。

眾：這麼厲害！

六十三：震的我話都不會說了，亂哄哄的誰也找不上誰了。

回甲：後來怎麼樣？

六十三：我叫解放軍抓住了。

眾：抓住了？

六十三：我只說這一下可完了。

法土買：完了沒有？

六十三：當然沒完，完了我還能回來。起先我以為他們會

打我，宰我，誰知道人家連罵也沒有罵。一會兒，飯也端來了……

韓虎：（一付長者的面孔）那飯你能吃？

六十三：解放軍尊重咱們的風俗習慣，給另外的飯。

众：（高兴地，懷疑地）另外的飯？！

六十三：噫！我親眼看見他們買的是新鍋，新鍋。宰牛宰羊還請來了阿訇，做飯還僱的咱們回民。

众：回民……

六十三：還有一位解放軍的首長，是副司令，也是咱們回民——

众：解放軍裏也有回民——

六十三：噫，有回民，他給我們講了話……他叫咱們不要害怕，不要听信坏人的謠言；說回漢弟兄都是一家人。臨走時還給我們發了路費，還給每人發了一件新棉衣，叫我們回家好好做莊稼。

众：这就好了！！

回乙：解放軍也有个回民司令，他就不能不向咱們說話呀！

馬爾沙：六十三哪！你回來這麼一說，咱們大家都安心了。

〔這種情形有力的粉碎了韓虎的計謀，他裝得若無其事。白忍耐不住。〕

白師爺：六十三，你上了解放軍的当了！

六十三：我上了解放軍的当了，解放軍把我放了，還給我發了三塊白洋……

白師爺：（搶接）對！解放軍就是用白洋收買了你了，這是欺騙。（众一怔，白師爺趁勢轉向王素甫）老阿爸，你活了六七十歲了，誰白白給過你一塊現大洋……啊？……啊？

〔停頓片刻。〕

阿不都：六十三，你是不是受了騙了？

老阿媽：自古……漢人軍隊來，回民都是吃虧，難道說這一回就不一樣？

众：是呀！

六十三：（由怀中取出白洋給奶看，給众看）這明明是解放軍給我的盤纏麼！

白師爺：解放軍要殺回回你知道不知道？

六十三：解放軍要殺回回，還能有个回民當副司令，我還能回來？

白師爺：你敢保險？

六十三：（想起了解放軍对他的情形）我敢保險！

〔韓趁風使舵，訓白。〕

韓虎：你信口開河的胡說什麼？你見過解放軍？（環視众）解放軍沒來，好，坏誰也看不透，誰也猜不着！（轉向众人，稍停頓）不過……我想問大家一句話：

同治，光緒年間，漢人屠殺咱們回民的事可聽說過？

众：（回憶，愁心地）聽說過，聽說過，聽說過！

韓虎：過去來的左宗棠，孫連仲都是漢人，都是豺狼！

這次來了解放軍，誰知道怎麼樣哪？

众：是呀，誰知道怎麼樣！（突然一陣槍聲，众忙亂

做一團）

众：啊……！

韓虎：（到橋頭上看了看）又是散兵在搶人！

阿不都：馬爾沙：三大人，你看怎麼辦呢？

韓虎：我跟你們一樣，有什麼辦法？不過，「光棍不吃

眼前虧」，依我看，把家小還是先送到山上去躲躲，

年輕小伙子把槍都壓了，老年人跟我歡迎解放軍去！

白師爺：怕不敢吧？解放軍要殺老漢呢！……

韓虎：（一拍胸）不怕！為了地方上的太平，我這條老

命不要了！

——幕落

第二場

時間：九月中旬解放軍到禹州的第三天。

地點：分區司令部。

佈景：這是由馬匪步青的東公館改成的。由窗上的花紋與

建築樣式可以看出它本來面目的輪廓。舞台正中是一

排開窗，右，是通樓下的門。台左右各有門通首長私

人辦公室。靠窗下放著一張長桌與幾把椅子，桌子上

面擺設著茶具等。左側牆上用布遮著一幅軍用地圖，

室內左角放著一套沙發。右邊窗下，擺著茶几、椅子。

茶几上放著一架電話機。

幕啓：歡迎的羣衆剛走過，長桌上搭著兩面旗子，「回民

救星」、「漢民救星」。

雷萬鈞：（和馬力邊說边上）熱情！真是熱情！

馬力：是呀！

雷萬鈞：兄弟民族這樣熱情，倒顯得漢族這個老大哥冷冰

冰的。

馬力：兄弟民族熱情是熱情，可剛才你要不說這水是从

清真灶上打來的，他們誰也不肯喝啊！

〔陳沛霖上，低頭沉思着。〕

雷萬鈞：是呀！他們在風俗習慣上是很嚴格的，（示茶缸

子）這看起來是個生活問題，在這裏就是個政治問題

呀！你說呢？

馬力：這就叫三砲台，這兒的回漢都有，在這裏來工作，

首先就得學會這個。

雷万鈞：咱們多年來，就是知道半夜吃飯，鷄叫出發，拂曉包圍，天亮打晌，已經不習慣這一套了！

陳沛霖：從老區進入新區，許多事都得學啊！

馬力：這就叫「入鄉問俗」。

（众一笑，雷放下茶碗，離開桌子，看見旗後又停下來。）

雷万鈞：陳政委你在想什麼？

陳沛霖：我在想剛才那些人——

雷万鈞：呃，六十里以外派代表跑來歡迎，獻旗，真是熱情！

陳沛霖：是啊！哪裏有民族壓迫，哪裏就有痛苦，哪裏有痛苦，哪裏就需要毛主席的軍隊。

馬力：回漢兩族人民在反對國民黨馬步芳的反動統治上是一致的，但是歷代反動統治階級所造成的民族隔閡仍然存在；況且……

雷万鈞：（急接）況且——民族複雜，經濟落後，交通不便。是不是？

陳沛霖：對，很對。

雷万鈞：很對？可是，事實總不像昨天在地委會上估計的那樣。國民黨馬步芳的反動統治機構，大軍一到就冲垮了；回漢羣衆，到處熱烈歡迎我們，社會秩序很快就安定了。

馬力：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外——

陳沛霖：回漢人民派代表歡迎我們，這是好的。可是從剛才他們的談話中和這兩面旗上——「回民救星」、「漢民救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對立情緒。

雷万鈞：回漢羣衆有對立的情緒，這是一方面；可是，從這兩面旗上，也可以看出他們的階級覺悟。他們歡迎我們，熱愛我們，這是階級情緒啊！

馬力：不錯，這兩面旗上有階級情緒，也有民族情緒，可是這裏是馬匪的老巢，也許還有別的情緒，這一點我們不能有絲毫忽視。

陳沛霖：對，正像昨天地委會上所談的，公開的敵人在這裏被我們消滅了，可是美帝國主義和台灣的殘匪他們能甘心死亡嗎？他們能讓回漢人民平安無事嗎？不，絕不可能。他們在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目前這裏的回漢團結尚有問題，暗藏的敵人還會趁機鑽空子，我們應該時刻警惕！

雷万鈞：警惕是要警惕，但是也不必把敵人看的太可怕了。

陳沛霖：我們從來也不覺得敵人有什麼可怕，可怕的是黨的民族政策還沒有被廣大的回漢羣衆所了解，這裏又有馬步芳的殘餘，如果我們稍不慎重，很容易發生問題。

雷万鈞：不要緊，這些傢伙差不多都叫咱們的砲彈教訓過的！

〔何吉山上。〕

何吉山：雷司令員：部隊駐防計劃已經做好了，陳政委，

馬副司令員來看看吧！

雷万鈞：（向馬力等）看看吧！

何吉山：（走向地圖，向雷万鈞）根据你的指示，一團擺在這裏，二團擺在這裏，給這裏抽出一個連來，然後把砲連和三團都擺在這裏，這是個很機動的位置，有情況可以隨時出動。

雷万鈞：好，好，部隊的機動性很重要，陳政委，副司令員，你們看怎麼樣？

陳沛霖：我同意這個佈置。目前在軍事上仍然是很重要的，同時部隊要抽出足夠的幹部進行羣眾工作，應該很快的籌劃。

雷万鈞：對，這都得做。（轉向陳沛霖）不過，這主要是你的事情。你是政委兼地委書記，我和副司令員都是軍人，哪兒有情況，哪兒需要出兵，這是我們的事。

陳沛霖：可你是專員呀！

雷万鈞：我是個打仗的專員，哈哈——

何吉山：另外，偵察組昨天已經派出去了。

雷万鈞：怎麼樣？有什麼情況沒有？

何吉山：有，據偵察組回來的人講，一般還很安定，就是馬步芳的散兵把槍帶回家到處搶人。

雷万鈞：這些散兵帶回家的槍究竟有多少？

何吉山：大概有三万多枝。

雷万鈞：陳政委你看，三万多枝！哼，怪不得到處搶人。馬力：三万枝都是散兵的槍，不對吧！這裏是不是把羣眾的圍槍也算進去了呢？

何吉山：這還沒十分弄清楚。

陳沛霖：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民槍有多少，散兵的槍有多少，都掌握在什麼人手裏？這都要調查清楚。

何吉山：是要調查的。

雷万鈞：你馬上發個命令，限一個禮拜把所有的槍枝都調查清楚。

何吉山：是。

雷万鈞：限一個禮拜把全區的电话線架起來。

何吉山：是。

雷万鈞：再給各团下個命令！我們軍隊住在這個區域裏，絕不能再讓散兵搶人，絕不能再讓回漢人民受到任何災害。我們是人民解放軍，我們是來保護他們的，我們今天到，就有這個責任。

何吉山：是。

雷万鈞：（看計劃）到底有文化水平啊，辦事真快。你們

看，清早一交代，一時三刻計劃就來了。

何吉山：還不是根据你的指示做的。

雷万鈞：是根据我的指示做的，可是你看，（指計劃）關於糧食供應，你計算的並不精確；關於彈藥消耗，你也沒有及時的統計。

何吉山：是呀，我常常總是看見問題的一面，可是不論什麼問題，叫你一處理，便是面面俱到。

雷万鈞：呵，連這點小問題都看不出，那我这个司令員早就該撤職了，哈哈哈哈……

〔警衛員上。〕

警衛員：報告：司令員，門外有兩個人要見你。

雷万鈞：什麼人？

警衛員：是漢人，一个叫左漢傑，一个叫張……張……。

陳沛霖：張漢三是不是？

警衛員：對啦。

陳沛霖：就是那地下黨員張漢三，和一个小學教員左漢傑。
雷万鈞：請他們進來。（拉好遮地圖的白布）

警衛員：是。

何吉山：我昨天見過他們了。

〔左漢傑、張漢三上。〕

何吉山：來來來，給你們介紹一下：這是雷專員，這是陳書記，這是馬副司令員。

左漢傑：我叫左漢傑，是漢人。

雷万鈞：噢！漢人。

張漢三：我叫張漢三。

左漢傑：他也是咱們漢人。

雷万鈞：請坐。

〔左漢傑等坐下，馬力、陳沛霖招待，警衛員倒茶。〕
雷万鈞：同志，你們是本地人，對地方情況很熟，找你們來，就是想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況。

張漢三：雷專員——（被左漢傑打斷）

左漢傑：雷專員，（立起）地方上一切情形都好。人心安定，街市也開了，幾十萬解放軍說到就到，馬匪的皇親國舅都跑了。

張漢三：鄉親們都說從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

雷万鈞：（滿意地）陳政委，你看這情況有多好。幾萬軍隊往這裏一擺，不打光嚇也把牠嚇跑了。

何吉山：儘管馬步芳牛吹的多麼大，究竟還是個草包。

雷万鈞：哈哈哈哈哈……

陳沛霖：老百姓是不是還有點害怕呢？

左漢傑：老百姓根本就不怕。

雷万鈞：昨天各團體報情形，都說羣衆到處夾道歡迎。

陳沛霖：可是歡迎的羣衆裏回民很少。

何吉山：不少，他們都戴的白布帽。

左漢傑：對對對，那就是回民。

馬力：聽說有些回民家小都跑上山去了？

張漢三：是的，有些回民是跑上山去了。

左漢傑：回民跑的不少，可咱們漢人一家也沒有跑。

馬力：咱們漢人？！

陳沛霖：回漢人民都是咱們的好兄弟，誰跑都不好。

左漢傑：好兄弟？！可不能這樣講，禹州的回民欺侮漢人好多年了，他們人多勢衆，有槍有馬，他們到處搶人行兇。

陳沛霖：你說誰搶人呢？

左漢傑：回民散兵，到處燒殺搶掠，咱們漢人就不敢出村。

雷萬鈞：難道搶人的都是回民？

左漢傑：咱們漢人都是好農民，不靠搶人生活，可他們回民生來就殺人成性。

馬力：照你這樣說回民裏就沒有好人了？

左漢傑：回民、漢民裏好人壞人當然都有，不過十個漢民裏最多只有一個壞人，而十個回民裏只有一個好人。

陳沛霖：左漢傑，回漢人民都是好人，只有蔣介石、馬步芳才是壞人。今後對回漢勞動人民要有正確的看法，不能有漢民的偏見。

左漢傑：對，對，不能有漢民的偏見。

張漢三：是，是。

陳沛霖：（對張漢三）你当了鄉長，是回漢人民的鄉長，就不能光站在漢民一方面講話。

何吉山：對回民也要照顧一下。

陳沛霖：不僅是照顧，而且要特別的照顧。你們回去以後要好好工作，多向羣衆宣傳民族政策，安定人心，搞好生產。

雷萬鈞：呢，你們回去以後，調查一下，你們那兒馬步芳散兵帶回家的槍究竟有多少？了解清楚隨時報告。

左漢傑：好，一定照辦，一定照辦。

張漢三：好。

馬力：馬東生老先生是你們鄉裏的吧？

張漢三：是的。

陳沛霖：過兩天我們去拜訪他。

馬力：順便也了解一下下邊的情況！

左漢傑：對，那我們就回去了。

張漢三：好。

雷萬鈞：好。

（陳沛霖等送下。雷萬鈞返回，趙霞隨上。）
趙霞：報告司令員，昨天一天就收到這麼多稟帖：這五十四份是回漢互相告狀的，這二十四份是關於治安問題的，這三十六份是漢民請求組織民兵要求發槍的。